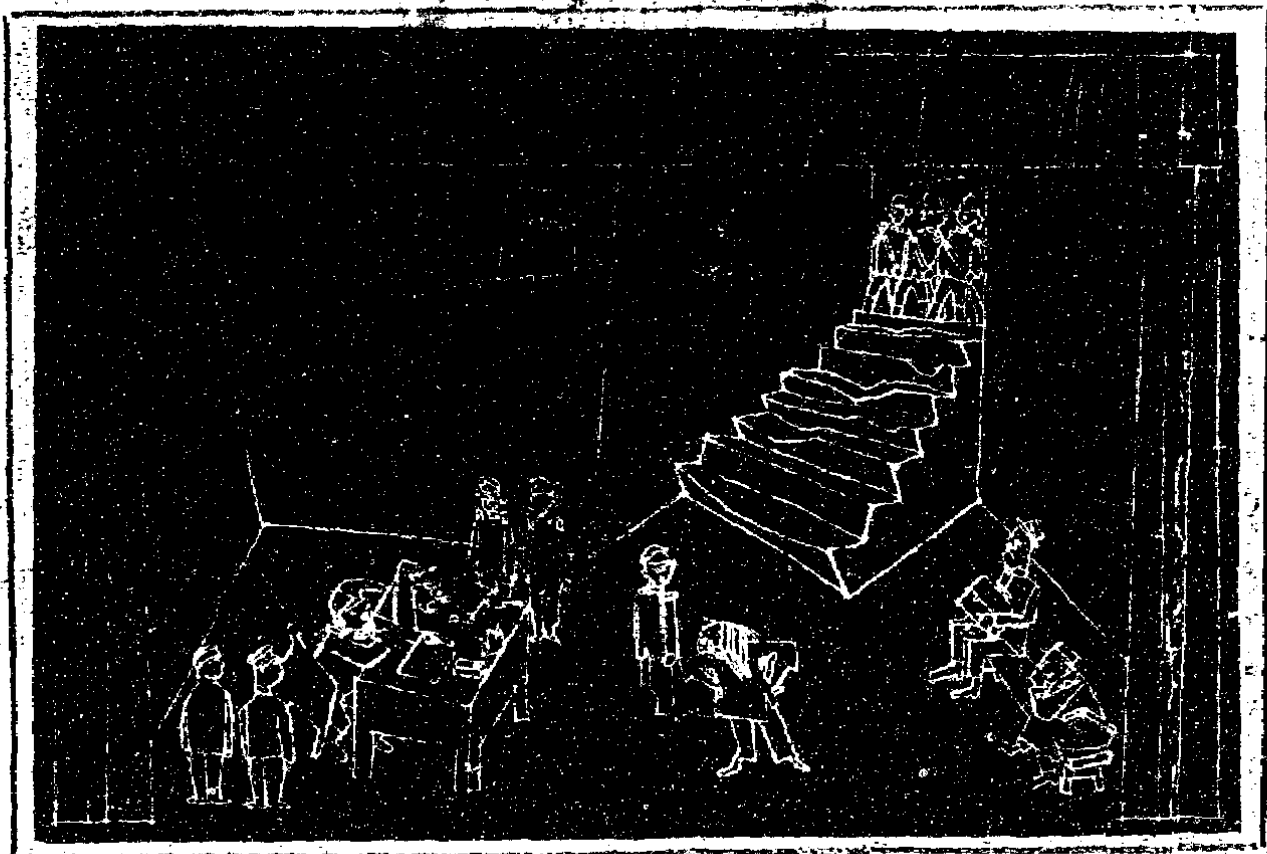


抗戰戲劇叢書之五

#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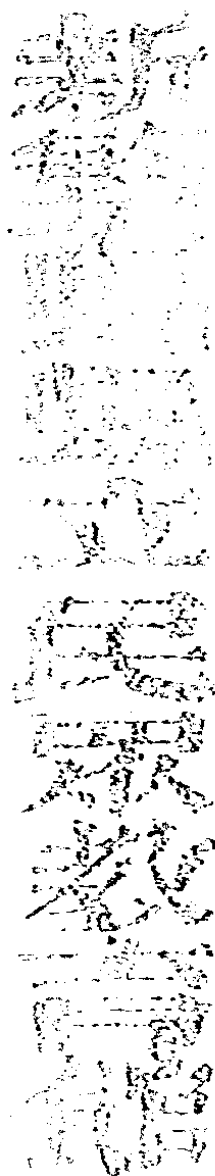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1938

#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抗戰戲劇叢書之五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1938

# 前言

彥祥

在戲劇史中，我們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成功的戲劇家，有的如易卜生，原來是心理學家，創造了各種人物在不斷的情境中表現着；有的如白里安，是社會學家，專門處理當時的許多社會問題；有的是傳教者，如蕭伯納之流，這些都是重視戲劇內容的作家。然而也有一種戲劇家，他本身並非詩人，也不是社會學家或心理學家，很簡單地他只是一個計畫情節的人，把情節貫串得極為精巧，籍以在舞台上給觀眾以娛樂，不過是娛樂。除了娛樂以外，什麼也沒有。在這種戲劇家中，十九世紀法國的沙都 Victor Sardou 便是著名的一個。他並不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劇作家，在我們的記憶中也不會遺留下一些有價值的回憶。他所做了的，就是當我們在劇

場中的時候，他用機巧的故事來娛樂我們。他的故事的內容也許是很空洞的，做作的，但牠們都很精妙；其中的情感也許是不十分真實的，但在那一霎那間使人覺得是異常的緊張熱烈，甚至會叫你連氣都喘不過來。他的成功完全在於能夠展露他的巧妙的才智和精練的技術以使觀眾娛樂。而且就僅僅用了這技術的精練，他在劇場裏維持了自己的終身。

這一部「古城的怒吼」就是根據了他的 *Patrie* 一劇改編的，原劇分八場，內容係描寫十七八世紀的弗郎門國（即今之比利時，當時尚未與荷蘭分裂）被西班牙所侵，一般愛國志士，慨然奮起，想恢復祖國，不意事與願違，終於失敗。劇中情節佈置得很曲折，對話也生動美麗，在劇情的發展中，處處埋伏着意外的事情，隨時可以爆發，使觀眾不絕地擔心，時常地驚訝。但是因為過於着重了情節，便忽視了人物的個性，使得各個人物的行為完全受了情節的支配，這是這戲的最大的缺點（其實也正是「一般鬧劇 *Melo-drama* 的通病」）。

爲了量才劇團舉行公演，沒有適當的劇本，我選取了這本戲，理由是因爲：一、適合都市劇場的條件；二、舞台效果一定很大。並且爲了要糾正前面所說的缺點，我把原劇的結構和人物竄改得很多，最顯著的是原劇（三）（四）（六）（七）各場都被刪去，歸併在第三四兩幕中；還有原劇中佔着相當重要地位的阿末公爵（即改編本中的潘毓桂）的女兒一角，在改編本中也被刪了，使第四幕的劇情幾乎全部換了面目。自信經過改編以後，在劇情的發展方面是比較自然而且合理得多了。

這本戲除了對於作抗戰宣傳頗具有煽動力，可以收獲些效果的長處以外，內容實無甚足取，再加以改編時間的匆促（當時是一面排一面寫的）對話辭句都未經修飾，本無出版的價值，只因各地劇團來信索取劇本的很多，所以就把它付印了。原來還想把這劇第一次演出時關於佈景，服裝，道具，效果等各種設計作爲附錄，可以給演出者以許多便利，也終於因爲書店的催促，不及附入了。

本劇第一次演出的Cast

(二十七年四月一日至四日)

劇中人：

扮演者：

日兵甲

鮑超

日兵乙

尹元

日兵丙

朱敏

少女

林飛宇

吳伯藻

張樹藩

卡德

凌風

|    |    |    |     |    |    |     |     |     |     |     |     |
|----|----|----|-----|----|----|-----|-----|-----|-----|-----|-----|
| 男子 | 婦人 | 老郭 | 啞叭  | 商人 | 學生 | 僞警丁 | 僞警丙 | 僞警乙 | 僞警甲 | 松室  | 潘毓桂 |
| 張羅 | 丁芝 | 洗羣 | 何偉業 | 梁逸 | 陳烈 | 杜輝  | 汪琪  | 任斌  | 許徵  | 董心銘 | 馬彥祥 |

|     |     |     |    |     |     |     |     |     |    |    |     |
|-----|-----|-----|----|-----|-----|-----|-----|-----|----|----|-----|
| 守衛  | 佩玉  | 劉亞明 | 李媽 | 李仲年 | 青年甲 | 青年乙 | 僞警戊 | 己   | 庚  | 辛  | 壬   |
| 屠廣圻 | 舒綉文 | 王光胤 | 安娜 | 梁逸  | 何偉業 | 董心銘 | 徐亞夫 | 杜子健 | 王琪 | 任斌 | 鮑昭壽 |



# 古城的怒吼

## 第一幕

人物：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少女

吳伯藻，大學教授

1



卡德，外國新聞記者

潘毓桂，偽北平警察局長。

松室，日本審判官

偽警甲，乙，丙，丁。

青年學生

商人

啞叭

老郭

婦人

男子

守衛

開幕時，日兵甲乙丙正在酗酒，賭博，纏着一個中國少女不放。女驚惶萬狀，

四處躲避。日兵醜態百出，互相大笑。

少女：去！你們這些日本的劊子手！

兵甲：（癡笑）哈哈！花姑娘，過來，我同你親善。（過去拉她）

少女：（驚慌，欲奪門而出）啊——救命啊！

兵甲：（在門口阻住她）哈哈！哈哈！不要怕，不要怕！（從口袋裏摸出一串金戒指來）看，你歡喜這個不歡喜？（拿到她的眼面前）

少女：（一把搶過來，摔在地上）不要臉！你們這些強盜，這還不是從我們中國人，那兒搶了去的！

（日兵乙丙在旁大笑）

兵甲：（惱羞成怒）什麼？你罵人？（拔出刺刀來）看你答應不答應！不答應，我就殺死你！

少女：（驚呼）救命啊！

(正在雙方爭持時，遠遠傳來軍鼓聲)

兵乙：聽，鼓聲又響了，怎麼回事？

兵丙：不用說是又抓了一批中國人來了。

兵甲：(放開少女)喂，那裡面有沒有花姑娘？

兵丙：多得很！

兵甲：(面現得色，對少女)好，現在饒了你。(指內屋)到屋裡去，不許出來！(少

女如逢大赦，倉皇奔進去)好，我出去看看，又來了多少？(下)

兵乙：(一面鬥牌，一面說)奇怪，今天已經抓了有十幾批了！爲什麼老是送到咱

們這邊來，西區那邊不也可以送的麼？

兵丙：那兒押的人早就滿了，一點空地方也沒有了。

兵乙：我們這邊眼看着也要滿了。

兵丙：這兒隔壁不還有幾間馬房麼，把他們關在馬房裏好了。

(鼓聲漸近；忽聽有槍聲。)

兵丙：聽，又放槍了！

兵乙：唔，槍聲像在西大街那邊，快到了。不要打了。

兵丙：(收拾紙牌)真蠢！殺這些中國豬還要放槍麼？真是把子彈浪費了。

兵乙：可不是？咱們佔領整個北京城的時候，都不曾耗費過一粒子彈。中國人就是這樣奴性十足的，你對他客氣點，他就反抗你；你對他利害點，他就什麼都好說！

兵丙：哼！什麼反抗！無非是多死幾個人吧了！那時蘆溝橋要是好好地讓給我們，中國人那兒會死得那麼多！你看，北京人，不抵抗，大家客客氣氣，少死多少人？這些日子，偏有這麼多不知死活的亂黨，想要反抗，那不是抓一個殺一個，自己找死麼？

(外邊人聲嘈雜)

兵乙：（走到門口望了一望，又回來）嚇！又有這麼多！

（日兵甲在外面以手杖抽打，羣衆叫喊。）

兵甲：（站在門口，向外邊）不許響！（將吳伯藻及卡德二人推進屋來）你們倆在這裡等！（卡德不走，舉起手杖來）還不快走？

卡德：（憤怒）你就是奪了我的手杖，我還有拳頭。你要對我無禮我就拿拳頭打你！

兵甲：巴格馬魯！你說什麼！

卡國：我說你是狗！

（兵甲衝過去要打，乙丙從中攔阻。）

兵乙：（向卡德）你是誰？幹什麼的？

卡德：我是外國的新聞記者，你們有什麼權利可以拘禁我？

兵丙！喔！（蔑視的樣子）外國的新聞記者？有什麼新聞麼？

兵甲：原來是新聞記者，那再好也沒有了。北京城自從被我們大日本皇軍佔領之後

，什麼都好，這是我們皇軍的功績，你既是新聞記者，應該替我們好好的宣傳宣傳！

卡德：你們再敢這樣侮辱我！

（日兵甲乙丙都大笑。這時外邊羣衆忽起騷擾。日兵三人連忙趕出賊阻。

這時屋裏只剩下卡德與吳伯藻二人。）

伯藻：對不起，我還沒有請教先生姓名，你可以告訴我麼？

卡德：我是卡德，是路透社的記者。你呢？

伯藻：我姓吳，吳伯藻。

卡德：是不是北京大學的吳伯藻先生？我在南方的時候就久仰了。聽說吳先生在這裡從事救國工作非常努力！

伯藻：不敢當。那麼卡德先生是新近才到北平來的？

卡德：是的，我到這裏還不久。

伯藻：不知道你今天爲什麼會被他們抓來的！

卡德：我剛才在公園門口，看見有幾個日本兵在那兒鞭打中國的老百姓，我就照了幾張相，被他們看見了，問我要那照相的底片，我不肯，衝突起來，他們就這樣蠻不講理的把我抓來了。照相機和手杖也都被他們搶了去了！

伯藻：卡德先生，今天的情形你總算親眼看見了。

卡德：我真想不到日本人的蠻橫會到這個地步！

伯藻：這實在還算不了什麼呢！自從他們佔領了北平之後，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實際上呢。一方面借着親善的名義，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儘量的施用麻醉政策，一方面借着防共的名義，對於青年的男女，儘量的捕殺。聽說日本兵營裏有一種磋人的機器，凡是被日軍或是漢奸抓去的類似軍人或抗日份子，都丟在這種殺人的機器裏，只要機輪一轉，人立刻就成了肉泥，連屍骨都沒有。

卡德：是麼？在這世界上居然會有這樣殘酷的事麼？



伯藻：近來北平城裡因為外表大致已經平定，所以檢查得格外利害。這兩天每天總有幾百個他們認為有反動嫌疑的中國人被他們抓了來，證據也沒有，證人也不傳，審問的時候，只憑着一兩句話，就推出去殺了。這樣無辜犧牲的不知有多少。

卡德：那麼吳先生，你今天被他們抓了來，不是很危險麼？

伯藻：是的。他們派人監視我的行動，已經不止一天了，我家裏的門口就一向有警察把守，防我有所活動。這兩天我因為有點事，出門去了幾天，不會回家，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所以今天把我帶來了。幸而我所要辦的事，一切都已經辦好了，即使他們要把我怎麼樣，也決不要緊；我個人的生命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卡德：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像吳先生這樣，我敢說中國決不會亡的！

伯藻：當然！中國人是決不甘心做亡國奴的！就拿這兒北平說，敵人以為可以相安無事的處下去麼？哼！那才是夢想！這兒有許多無家可歸的東北青年和家鄉正在被敵人砲轟的各地青年，他們的家鄉都已經沒有，他們還往那兒跑？等着被敵

人來屠殺麼？不，決不會的！

卡德：但是，這種在日本人的這樣嚴重的監視之下，他們還能有所活動麼？

伯藻：是的，在城裏是比較困難一點，但是我們都要活，都要自由，我們不能坐在這裏等死！有一部分青年曾經屢次想脫離這死城，偷跑到郊外去，到那裡去執行他們偉大的任務。最初第一次是在九月三號的夜間，幾個帶有武器的青年，他們想偷偷地爬過城牆到郊外去，結果因為被警察發覺，他們的計畫失敗了。

卡德：這真是太可惜了。不過單依靠智識的青年，力量還是太薄弱，而且他們的訓練也……

伯藻：不，卡德先生，這些青年學生憑着他們平時的訓練，他們不但會喊口號，談政治，同時他們中間也有的很知道怎樣去運用遊擊戰術，怎樣的組織廣大的隊伍。他們自己的隊伍也許不十分健全，但是圍繞着他們的是成千成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們，有廣大的農民，有零散的二十九軍，有反正了的冀東保安隊，現在都

分佈在北平四郊。他們如果能同這些隊伍聯合起來，立刻可以成爲一條鐵的陣線。卡德先生，你是新聞記者，你應該爲正義而服務！

卡德：當然，吳先生，今天承你告訴了我許多寶貴的消息，我非常感激。中國要復興，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己武裝起來和你們的敵人鬥爭。我祝你們最後的勝利！（與伯藻握手）

（外邊有汽車喇叭聲，人聲又嘈雜起來。）

伯藻：謝謝你，（聽見外邊的聲音）大概是這漢奸的警察局長來了。

卡德：誰？漢奸的警察局長？

伯藻：是的，他的名字叫潘毓桂，是敵人在北平唯一的劊子手。他從前曾經做過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政務處長，自從北平陷落以後，就投靠敵人，不惜用種種喪盡天良，慘無人道的毒辣手段來替敵人作走狗。

卡德：他到這裡來幹什麼？

伯藻：你不知道，這一切捕殺青年的事件都是他的計畫，他爲了要討好敵人起見，每都要親自到場審問。卡德先生，回頭你看吧！

卡德：中國的漢奸這樣多，真是可怕得很！

伯藻：不要緊的，中國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利令智昏，纔會做漢奸，他們只有在敵人的包庇之下，才發生一點作用，只要我們多數人不願意做順民，漢奸的世界遲早要毀滅的。

（外邊喊「敬禮」的聲音，跟着，潘毓桂偕同日本審判官松室進來，後面隨着四個偽警察。）

毓桂：（向偽警嚴厲地）都準備好了麼？

偽警：報告：都準備好了。

毓桂：這裡一共押了多少人？

偽警：一共有一百五十人。

毓桂：那麼趕快分批帶進來，要快！

僞警：是。（下）

（潘毓桂卑躬屈膝地請松室就座，他自己坐在松室旁邊。僞警帶一青年進來。）

毓桂：你是幹什麼的。

青年：我是念書的學生，剛纔因爲……

毓桂：（截斷他的話）什麼？你是學生？好了，不必問了。看你這神氣，就知道是反

動份子。（喝僞警）來，拉出去！

（外邊有許多人在張望。日兵甲乙丙在門口毫無顧忌地議論。聽說「拉出去」！大家鼓掌狂笑。）

僞警：（問潘）是槍斃還是……

毓桂：不要浪費子彈，讓他自己挖個坑，把自己活埋了！（說畢轉向松室作諂笑）

(僞警將青年拖出去，青年還想掙扎聲辯，但是無效，一路出去，一路大

罵漢奸不止。)

毓桂：帶第二個，快點！

(僞警又帶一老年商人進來。)

毓桂：你是什麼東西？

商人：老爺，您開恩吧！小的是德昌鐘錶店的夥計。大老爺，您饒了我吧！我家裏一家大小五口，都得靠着過日子，您饒了我，放我回家去吧！

毓桂：(問僞警)這老頭兒是什麼罪狀？

僞警甲：對皇軍有侮辱的行爲。

毓桂：(突然大怒)什麼？好大胆的老頭兒，你怎麼胆敢侮辱皇軍。你不是自己作死麼？

商人：(誠惶誠恐地)不，不，老爺，我不敢，我沒有侮辱日本老爺。剛才是他到我

們舖子裏去看錶，一共挑了有五個，一個錢也沒有給，拿了就走。我沒敢對他老人家怎麼樣。只說了一句：「請您多少給幾個。」他老人家一聽這話，立刻把我抓着打了一頓。後來警察老總來了，就把我帶了來。大老爺，我沒有敢侮辱他。毓桂：還說沒有？我早就出過佈告，難道你們沒有看見？做買賣要公道，要和氣、你居然敢違抗命令！

商人：（叩頭如搗蒜）不敢，不敢，大老爺，我萬萬不敢！您做做好事吧，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饒我這一次吧！

毓桂：你們這些奸商，可惡極了！不給你們一點利害，你也不知道！（向僞警）先把他關起來！

（僞警拉着商人出去，另一僞警又帶了一個啞叭進來。）

僞警：報告：這是一個啞叭，剛纔在司令部門口走過的時候，賊頭賊腦的樣子，形跡很可疑。

啞叭：（啾啾呀呀地說了半天，但是沒有一個人懂得他。）

毓桂：哼！你別裝啞叭！（向松室）敵人詭計多端，近來常常假裝啞叭來作間諜的工作。

松室：不錯，不錯！這啞叭一定是假裝出來作間諜的！

毓桂：（向僞警）好，把他帶下去，逼他口供，如果不招，多多用刑。

（啞叭聽見，急得在屋裏亂蹦亂跳，向卡德等啾啾呀呀地說了一會，終于被僞警拉了下去。）

卡德：（對吳伯藻）這真是太淒慘了。

伯藻：（搖搖頭，一句話也沒有。）

毓桂：（向外）帶人哪！快點兒！

（僞警帶老郭進來。老郭看伯藻在這裏，不勝驚異，正想說話，伯藻以目示意，囑其不要聲張。老郭會意。）



僞警：（遞上一張報告）帶到。

毓桂：（看報告後，問老郭）老頭兒，你叫什麼名字？

老郭：我姓郭，因為上了歲數，大家都愛叫我老郭，可是實在我並不老，今年纔五十二歲。

（旁邊聽的人都笑了。）

松室：（笑着向毓桂）這老頭兒倒不像壞人。

毓桂：（連連領首）是的，是的。（又問老郭）報告上說你侮辱皇軍，倒底是怎麼會事

？

老郭：沒有的事。我老頭兒只有一個腦袋，我怎麼敢呢？

（大家又笑。）

毓桂：你是做什麼買賣的？

老郭：什麼買賣也不做。我是個鐘樓打鐘的。

毓桂：你家裡是不是有一位皇軍住在那兒？

老郭：不錯。每天到打鐘的時候，他老人家就看着我去打鐘，兩個月來，老郭再也聽話沒有，從來沒有出過亂子。

毓桂：可是昨天夜裏聽說你偷了他的酒喝了？有沒有這事？（大家笑）

老郭：這真是天知道！他天天晚上喝我的酒，怎麼反而說我偷喝了他的？我老郭那麼大年紀了，決不說謊。

毓桂：這樣說來，你沒有罪了？

老郭：可不是？我本來就沒有罪。

毓桂：（看看松室的臉色，松室正望着老郭在笑）好，今天算你走運，你這傻瓜！以後還得特別小心，聽見了沒有？去！

老郭：是，是。（望了一望伯藻，連忙跑下。）

毓桂：還有什麼東西要問的？

僞警：報告：還有一個婦人。

（僞警押着一個婦人進來，日兵擁在門口張望。）

僞警：這女人好不是東西，她放火燒死了十位皇軍。外面的日兵大譁。

毓桂：什麼？昨兒放火的女人就是她麼？

僞警：是的。

毓桂：（問婦人）是你把我們的皇軍殺害的麼？

婦人：（瘋狂似的）不錯，是我殺害的！

（外邊的日本兵又大譁。）

毓桂：我問你，爲什麼你這樣的狠毒，要殺害他們？快說！

婦人：爲什麼！你要問我「爲什麼」麼？我告訴你，這幾個月來，咱們老百姓被騷

擾的也算够了！什麼皇軍，簡直連強盜都不如！見了東西就拿，見了東西就搶。

每天夜裏喝醉了酒，挨門挨戶地亂闖，昨天夜裏，闖到了我的家裡，無緣無故地

把我的丈夫給殺了，把我的孩子也殺了。還有，天呀！我的一個才十七歲的女兒，也被他們這般野獸給輪流着姦死了！我哭喊着要去救她的時候，她們又把我也綁起來，說犯我也要……！天哪！這世界上還有人性沒有？

毓桂：你說什麼？不許叫！

婦人：（大聲）啊！沒有，沒有的！這世界上都是些禽獸，都是些魔鬼！我因為想到要替我的丈夫報仇，替我的孩子們報仇，只有靠我了。所以我就忍辱同他們一起喝酒，把他們灌醉了，我就出來把房門鎖住，在外邊放起火來。這一把火！（狂笑）哈哈，哈哈，哈哈！痛快極了！所有的人都燒死在裏面，一個也沒有得跑出來！啊！我報了仇了！我出了氣了！哈哈，哈哈，哈哈！（狂笑）

（日本兵在外譁鬧）

毓桂：（對外面的日本兵）諸位，我有辦法，請你們靜一靜！這個十惡不赦的女人，即使把她殺了，也無補於諸位。我想把這個女人交給你們，你們要不要？

日兵：（異口同聲地）好極了！好極了！

毓桂：你們愛怎麼處置她就怎麼處置她；好，你們拿去吧！

（日兵一同上來，拉那婦人，婦人破口大罵，日兵不理，硬拉着下去了。卡德在旁看了，大爲忿怒，躍起，欲去解救她，被伯藻拉住。）

毓桂：那邊是什麼人？

僞警：這就是剛才接到報告，說是行踪可疑，拿了來的。

毓桂：叫什麼名字？

伯藻：我就是吳伯藻。

毓桂：喔，原來是吳先生，對不起，剛才勞你等了半天。（與松室耳語一會）吳先生，今天請你來，是因為有人報告，你近來行踪非常詭秘，所以請你來談一談。

伯藻：要我說什麼？

毓桂：最緊要的，是這四天裏，你不曾回過家，又不看見你的踪跡，究竟是到那兒

去了！

伯藻：是誰說這話的？

毓桂：你要証人，自然有。（向僞警）帶人來。（又向伯藻）吳先生，你就說明好了。

（僞警帶一男子上。）

毓桂：（向伯藻）就是他說的。（對那男子）你知道的，快說出來。

男子：吳先生自從上星期六午時出門以後，一直到今天星期二纔回來。

伯藻：（向那男子）胡說，（向毓桂）這人是我家從前的聽差，偷了我家的東西，被我

趕出去了，今天他特地來造謠報復的。

男子：那是……

毓桂：（未等他說話，即將他喝住）不要再多說，沒有你的事了，出去！

（那男子下。）

毓桂：吳先生，即使這個人的話靠不住，我們還有一個証據，昨天在下午的時候局

裏打發人去找你，你正不在家。

伯藻：這是因為我事先不知道，所以恰好這時候出去了。

毓桂：那麼晚上呢？

伯藻：晚上我自然是——在家的。

毓桂：昨天晚上你在家的？

伯藻：（支吾）唔——是的。

毓桂：有什麼証據呢？

伯藻：這……你們去調查好了。

毓桂：你家裏不是有一個守衛的警察麼？

伯藻：有的。

毓桂：祇要把他傳來一問，就知道了。

伯藻：（自知絕望）隨你的便。

毓桂：（向僞警）把昨夜在吳先生家裡值班的守衛叫來。（僞警下又向伯藻）如果等一等那守衛來，說你昨夜在家，那自然就不必說了。如果說不在家，怎麼樣呢？

伯藻：隨你們的便好了。

（潘毓桂與松室二人竊竊私語。伯藻回到原來的地方。）

卡德：（輕輕地）怎麼樣？

伯藻：（搖搖頭表示絕望的樣子）完了！

卡德：難道昨晚你真的不在家？

伯藻：（點了一點頭）唔！

（僞警帶着那守衛進來）

守衛：（行禮）局長，到。

毓桂：你是在吳先生家守衛的麼？

守衛：是的，而且晚上就住在他家裡。



毓桂：你是從那一天住起的？

守衛：是從這星期日住起的。

毓桂：這就好了。我問你，這兩天吳先生每天

守衛：這兩天麼？（作思索的樣子）

毓桂：唔。

守衛：（簡潔了當）沒有，我沒有看見他。

（大家又開始喧擾。伯藻低頭無語，靜候裁判。）

守衛：但是，報告局長；昨天夜裏我看見他在家裏的。

（伯藻聞言愕然。毓桂也頗為驚奇。）

毓桂：是昨天夜裏麼？

守衛：是的。

毓桂：不會錯麼？你再想一想（指伯藻）吳先生就在那邊，你昨晚遇見的是他麼

？

守衛：（跑過去，看了伯藻一會，然後很肯定的）的確是他！我不但看見他，而且還跟他打了一架。

（大家驚奇地喊出：「喔」？伯藻也被他說得呆了。）

毓桂：喔，真有這事麼？你們怎麼會打起架來的？

守衛：昨天夜裏，我在別處喝了點酒，回到吳先生的家裏，已經是半夜時候，家裏的燈都已經滅了，我到後院子去解手，正碰巧吳先生和他的太太從屋裏走出來。

我一時忘了，問他是什麼人。吳先生非常不客氣的罵了我一句「潭賤」說：「這是我自己的家裡，你也管得着嗎？」我因為他破口罵人，又加上帶着幾分酒意，所以就跟他吵起來，隨後就打起來了。我那時手邊正有一根鐵條，拿起來就砍過去，被他眼快，一把搶過去了。叫了我一聲「這醉鬼！」就跑出去了。我這時酒已醒了一半，也回到自己房裏睡覺去了。

毓桂：嗎？問伯藻，他說的話都對麼？

（伯藻茫然不知所答，卡德拉拉他的衣服。）

卡德：吳先生快說吧！

（這時伯藻如夢初醒）

伯藻：我都聽見了。

毓桂：都是真的麼？

伯藻：（很鎮靜地）一點也不錯。

毓桂：這樣說來，昨天夜裏還很委屈了你。

伯藻：現在總可以明白了，半夜裏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會跑我屋裏去？還有什麼可

疑的麼？

毓桂：既然是有人給證明，自然我們也相信你的。

（毓桂又與松室耳語半响，）說了一會，點點頭。

毓桂：好了，吳先生，既然這樣，很對不起，請你回去吧。（向僞警）今晚停審了，

松室先生也太辛苦了。

卡德：（走向伯藻）吳先生，祝你幸運。

伯藻：（握手）謝謝你！

松室：（看見卡德，問）這是誰？

毓桂：（連忙問）你是誰？

卡德：我正在給你們作記錄呢！

毓桂：你說什麼？

卡德：我說我在給你們作紀錄。

毓桂：你就是路透社的新聞記者卡德先生麼？（向松室）他就是路透社的新聞記者。

松室：他爲什麼到這裏來的？

毓桂：據他們報告，看見他在路上任意照相，禁止他不聽，所以就把他扣起來了。

卡德：你有什麼權利可以扣我？你這漢奸！你這走狗！

毓桂：卡德先生，如果不是因為你是外國人，今天我可要對不起你了。你說我是漢奸，說我是賣國賊，我全不管。我只知道憑我的良心做事，中國與日本是同種，我潘毓桂肯出來替雙方辦點事情，只能說是中日親善上為人民謀一點福利，別的功勞也不敢當。今天你在馬路上隨便照相，這是違法的，兄弟既然負了維持社會治安的責任，所以不能不禁止。

卡德：哼！（冷笑一陣）

毓桂：假如你以為我處置得不當的話，那麼請你同我一同去見香月司令。

卡德：很好，我就同你們去。（回頭向伯藻）再見，吳先生。

伯藻：再見。

（卡德昂然而出，潘毓桂與松室後隨偽警一羣魚貫出去。吳伯藻與那守衛走在最後。）

伯藻：（拉住那守衛）我有一句話要同你說。

守衛：有什麼話？

伯藻：剛才在我危急的時候，多承你替我掩飾，非常感激。

守衛：什麼掩飾，我說的都是真話，並沒有造你一句謠言，難道你自己都不知道麼？

伯藻：我不知道。

（守衛大驚，連忙打量他。）

守衛：怎麼？難道真會弄錯了麼？

伯藻：（連忙掩飾）嚟！真糟糕！剛才被他們問得我頭都昏了，所以迷迷糊糊的，好像喝醉了酒一樣。現在我想起來了。你的話一點也不錯，那時候正是在半夜裏，一點多鐘，是不是？

守衛：可不是。這你算是想起來了！

伯藻：唔，唔，現在我都想起來了，當時的情形正是同你所說的一樣。

守衛：昨天晚上我雖然喝多了酒，有點糲糊，可是大體是不錯的。我還記得你的太太陪你出房門來的時候，你還叮囑她說：「外邊天氣冷，不要出來了！」有沒有？

伯藻：唔，唔，有的，有的！

守衛：喔！（忽然想起）我想起來了，你的手怎麼樣啦？

伯藻：我的手……

守衛：你當時搶奪我的鐵條，不是手上受了傷的麼？

伯藻：你怎麼知道的？

守衛：當時我聽你「啊呀」的叫了一聲，今天一早看見地上還留着一點血跡呢。

伯藻：（將手放在袋裏）喔；喔是的，手上破了一點，不過還好。

守衛：是那一隻手？

伯藻：（指指左手）就是這隻左手。

守衛：剛才我倒忘了。不然，告訴潘局長，倒是很好的一個證據呢！

伯藻：可不是！我倒也忘了。（沉思有頃：自言自語）唔，這真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守衛：你說什麼！

伯藻：喔，沒有什麼！

守衛：真對不起你，害你受了傷，三兩天內又好不了。

伯藻：沒有什麼，過個幾天，總會好的。

守衛：我得走了，回頭見，吳先生。（下）

伯藻：回頭見。（望着他的後影，自言自語地）奇怪！這到底是怎麼一會

（幕落）



## 第二幕

人物：

佩玉，吳伯藻的夫人，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

劉亞明，吳伯藻的學生，救國會的同志。

吳伯藻

李媽

老郭

吳伯藻家的起坐室。時為夜晚八時，室中寂無一人。月光從窗外透入，現出一種淒涼的景象。

稍頃，李媽從外開門，佩玉進來，脫去短外套。李媽跟進來，擰開電燈。

佩玉：李媽，劉亞明劉先生來過沒有？

李媽：沒有，太太，您要開晚飯吧？

佩玉：現在幾點鐘啦？

李媽：剛打過八點。

佩玉：八點鐘啦？（沉思有頃）再等一會兒吧，什麼時候我叫你，你再來。

李媽：是，太太。

（李媽下；走到門外，恰巧劉亞明來了。）

李媽：（在門口）太太，劉先生來了。

佩玉：是麼？請進來呀！

（亞明進來，神色有點不安，對佩玉好像有話要說，看見李媽在旁，欲言又止。）

佩玉：怎麼，亞明，看你這神色，慌慌張張的有什麼事麼？

亞明：請你打發傭人出去。

佩玉：此刻咱們還怕什麼，有什麼話你儘管說好了。

亞明：可是……（以目示意）

佩玉：（會意；向李媽）李媽，你就去預備晚飯吧，這兒我自己會張羅的。

李媽：是，太太。（將窗帘放下，退出。）

佩玉：亞明，倒底有什麼事，使你這樣的不安？（看見他的包着傷的手）噢，你的手怎麼包起來啦？讓我看。

亞明：那是——唔，沒有什麼，不要緊的。

佩玉：快給我看。——（拉着他的手）亞明，你太不小心了，是什麼東西割破的？

亞明：不是。你忘了麼？昨兒晚上——

佩玉：（想起來）喔，是不是昨兒晚上同那個醉鬼打架打的？

亞明：（點點頭）唔，傷不重，過兩天就會好的。倒是這樣包紮着有點不方便。

佩玉：會走漏什麼消息麼？

亞明：（稍頓）先生已經回來了，是不是？

佩玉：沒有回來。

亞明：回來了，剛纔我在學校裡遇見他，說是今天已經有人在公園那邊見着他。

佩玉：（冷冷地）也許，不過他並沒有回家來。

亞明：那麼今晚，他遲早總會回來的。

佩玉：他要是回來，可怎麼辦？

亞明：難道你希望他一輩子不回來？

佩玉：你看怎麼樣？

亞明：他本來就打算出門兩天就回來的。

佩玉：我以爲他一去就不再來了。……爲什麼他還會回來？這於他自己也是不利的。

亞明：爲什麼？

佩玉：你不知道他是在主持北平的救國會麼？那一天讓日本人抓住了，可有他受的。

亞明：（假裝不知）他麼？吳先生會是救國會裏的主持人？

佩玉：怎麼不是？自從八月初北平陷落以後，外邊對他風聲很不好，我就幾次三番勸他趕快往南方搬，他總不肯，他說：「日本人一來，大家都忙着逃命，這是不對的，我們在這裡應該有我們的使命，我決不走，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北平。」他既然這麼強硬，我也只好由他去。可是後來，我纔發覺他每天夜裏總到西城那邊同救國會的一些人去開會的。

亞明：（驚訝）你說是他？

佩玉：怎麼不是他！亞明，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同他雖然是夫婦，可是我實在並不愛他。現在北平既然已經在日本人的勢力之下，我們只有安安份份的過日子；他要做這種秘密工作，說不定那一天事情發了，連我們的性命都得斷送在他的手裏

。你，我是知道的，你們的師生感情很好，可是我知道你不會跟他走的。

亞明：（心裏很着急，但表面上故作鎮靜）佩玉，我想不會的。吳先生雖然很關心國事，可是他決不會做這樣冒險的工作的。（稍頓）不過，這事情，你又怎麼知道的呢？

佩玉：你當然不會知道。他連在自己的妻子面前尚且這樣嚴守秘密，還會告訴你麼？這三個月來，我看他天天夜裏出去，非常奇怪，問問他，他總是支吾着沒有一句實話；我心裏更懷疑了。有一次，我就偷偷地跟他……

亞明：你跟他去了？……

佩玉：唔，我跟他去了，我纔知道他去的是同那些年青小夥子開秘密會議，爲什麼天天晚上得去，而且要瞞着我呢？

亞明：小聲點，這話被外人聽見了可了不得！

佩玉：什麼了不得，誰聽見都不要緊，反正咱們不在內。

亞明：不，這事情是可以牽連到吳先生的生命的……不但吳先生，而且說不定還要連累旁人。

佩玉：什麼旁人？亞明，難道你也跟他同道麼？

亞明：（強作鎮靜）唔，佩玉，你怎麼說這話？

佩玉：只要你不在此內，旁的人我總管不着呢！我現在的心裏，亞明，只有你，我對你的愛是始終不變的。

亞明：佩玉，你不要這樣說。

佩玉：不，亞明，你還不知道我心裏的苦，我現在所處的環境正好像是在地獄裏一樣。

亞明：但是……（看了她一眼又不說了。）

佩玉：但是什麼？說呀！

39  
亞明：（搖搖頭，沒有話。）

佩玉：（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這樣下去，咱們倆也不是個結局，你看怎麼辦纔好呢？

亞明：我回想一下我們過去的關係，我覺得一切都是虛偽的，做作的！

佩玉：什麼虛偽，做作？你是不是說我不够勇敢？不敢公開的表示對你的愛？那都是爲你呀！你不是怕人知道麼？

亞明：是的，我是這樣想；以後不還是得這樣下去麼？

佩玉：所以我是願意他不再固來；亞明，你知道我雖然同他在一起，心裏可永遠只有你！

亞明：佩玉！

佩玉：無論他回來不回來，我心裏是永遠記着你的。不過我們的關係如果照這樣繼續下去，無論對於你對於我，都是一種痛苦。

亞明：你的話是對的，不過我所想的與你不同。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照現在這樣子下去，是因爲我們一天到晚，裝着假臉，說着假話，做着假事，一輩子像賊像耗子



一樣，這真使人痛苦！並且，……

佩玉：並且什麼？

亞明：並且有時候，我一想起吳先生究竟是我的先生，他那樣的器重我，他那樣的愛護我；我倒反而處處欺騙他，做着這樣對不起他的事情。他雖然不知道，我心裡很不安。

佩玉：亞明！

亞明：尤其剛才聽了你的話，更使我覺得我現在所做的簡直是一件卑鄙的事。你說他在做秘密工作，佩玉，我要求你，無論是不是真的，除了我，你不能再向第二個人這樣說，他是在爲着爭取我們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奮鬥，他的工作是偉大的，就在這時候，假如我乘機會奪去了他的心愛的你，……

佩玉：那麼你的意思是不是說要同我斷絕了麼？

亞明：（很痛苦地）唔，也可以這樣說。

佩玉：你真的要同我斷絕了麼？亞明，你不能這樣說，你不記得對我說過，你是怎樣的愛我，你永遠不會忘了我的麼？

亞明：是的，我是這樣說過的。要我一時就把你忘記，當然不能的，就是你，我想也是這樣。我現在只求你能早一天把我忘了，我們是不能再相愛下去的。

佩玉：好了好了，不要說了，我一切都明白了。虧你是個男子漢，竟這樣的胆怯，這樣的沒有勇氣，連我們女人都不如！你叫我忘了你，那還不容易？只要你從此以後不再來見我！

亞明：佩玉！

佩玉：什麼也不用說了，你去吧！

亞明：就這樣的分別了麼？（依依不捨地走到門口，又轉身問）就這樣的分別了麼，佩玉？

佩玉：（跑過去，一把拉住亞明的手）喔！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不肯離開

我的，既然這樣，爲什麼你就不能從他這裏把我帶了去呢？

（亞明低頭不語。門外有腳步聲）

亞明：不要響，你聽，有什麼人來了。

（李媽進來。）

李媽：太太，看鐘樓的老郭來了，要見您，說是有話要當面跟您說。

佩玉：又有什麼事啦？好，叫他進來吧。

李媽：是。太太。（下）

（老郭忽忽地跑進來。）

老郭：（氣急，張口結舌地）壞了，壞了！

佩玉：（同聲）什麼事？什麼事？老郭！別這麼急。

老郭：吳太太，吳先生回來過沒有？

佩玉：還沒有回來過。

老郭：糟了，那準是沒有命了！（問亞明）劉先生，剛纔我瞧見他讓警察局抓去

了！

亞明：什麼？讓警察局抓去了？

老郭：可不是！

佩玉：你怎麼知道的？

老郭：是我剛纔在警察局裡親眼看見他的。他們看我傻頭傻腦的樣子，把我放出來了。吳先生比我先進去的，可是好像還沒有審問。今天是潘毓桂這混蛋自己問的，怕有點不好辦了。

亞明：那我得走了。

佩玉（一把拉住他）是吃飯的時候了，你去幹什麼？

亞明：我得想法子去救他，一刻也不能等了。

佩玉：你真的要去……

亞明：我一定得去救他！

佩玉：那麼爲什麼我們不預先商量商量呢？

亞明：（想了一想，對老郭）也好。老郭，你先走我就來。

（老郭下）

佩玉：（拉着亞明）亞明，這麼危險的地方，你萬萬去不得！

亞明：不，無論多麼危險，我也得去；不然，萬一他有了不測，到那時候……

佩玉：到那時候我們就可以……

亞明：佩玉；不要說，不要說了！你這人真是太可怕了，吳先生是我的先生，我要

救他，只是我盡了朋友的義務，難道你……

佩玉：我明白了，那麼你去救他吧，你去吧！（冷笑）哼！天下會有這樣的傻子！

亞明：傻子？是的，我就算是傻子，可是我只有這樣做了，我纔能問心無愧！

正在這時，老郭忽然又推門進來，很高興的說：「好了，好了，吳先生

回來了，回來了！」接着吳伯藻進來。亞明狂喜地跑上前去和他握手。老郭站在一邊。）

亞明：先生，回來啦？聽說你被敵人抓去了。

伯藻：是的，你們怎麼會知道的？

佩玉：剛才老郭來報的，我們正在這裡替你着急。亞明要去想法子救你呢！

亞明：先生，你受驚了吧？

伯藻：（向亞明）謝謝你，沒有什麼。（向佩玉）怎麼樣？你聽到這消息的時候，心裡

害怕麼？

佩玉：剛聽到老郭的報告，現在就看見你回來了。

伯藻：沒有什麼，不要怕，我現在已經很安全的回來了。（看見佩玉的神色不安）怎麼？佩玉，你的臉色這樣難看。

（亞明止旁邊感覺到異常慚愧。）

佩玉：（強爲歡笑，故作鎮靜）是麼？那大概是剛才受了驚，過一會就會好的。是吃飯的時候了，我們到飯廳裡去吃飯吧。

伯藻：我還要同亞明說幾句話，你一個人先去，我們回頭就來。

佩玉：好，那麼我先去了！（臨行時看了亞明一眼下。）

伯藻：老郭，你把房門關好，在門外候着。

老郭：是，（關門，下，）

亞明：有什麼新消息麼？

伯藻：亞明，我這次出門的結果，你都知道麼？

亞明：我都知道。

伯藻：我們要殺出一條生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現在北平四郊一帶的民衆，已經自動地起來向敵人進攻，從很少的武器，發展成很大的力量，現在還在繼續增加。老黃領導的遊擊隊，一共有三千多人，此刻已經從門頭溝移動，定今晚開到城

外，和四郊的隊伍聯合起來，只等咱們這邊佈置好了，鐘樓的信號一響，他們就在城外響應。現在就看咱們這邊怎麼樣分配。

亞明：這兩天來，這邊的一切，我都已經同年平計畫好了，沒有問題。只看決定在什麼時候開始發動，可以預先通知各方面作準備。

伯藻：就在今天夜裏十二點鐘發動

亞明：好，今天夜裏，十二點鐘。

伯藻：亞明，今天晚上的行動無論是成功或失敗，都足以影響中華民族的整個命運的，你的責任很重，需要特別的謹慎。

亞明：是的，先生，一切我都知道了！

伯藻：我相信只要我們有勇氣，有胆量，大家肯真誠的團結起來，我們的計畫，是一定可以成功的。敵人可以拿武力佔領我們的土地，但是他們沒有方法可以消滅我們幾千百萬中國同胞的心。只要中國人的人心一旦不死，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我們決不會做亡國奴的。

亞明：是的，先生，現在我就去準備一切；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大家在鐘樓下面集齊吧。

伯藻：也好。（向外）老郭！

（老郭進來。）

伯藻：老郭！

老郭：是，吳先生！

伯藻：你已經接到命令了沒有？

老郭：一切我都已經知道了。

伯藻：住在你家裡監視你的敵兵是什麼樣的人？

老郭：是一個糊塗虫，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現在正躺在我家的後院子裏。

伯藻：又喝醉了麼？

老郭：不，是死了，剛才我乘他爛醉的時候偷偷地把他結果了。

伯藻：那更好了，今晚正十一點鐘在鐘樓下面等候，聽候命令打鐘。鐘號曉得了沒有。

老郭：曉得了，一長三短。

伯藻：老郭，今天晚上你的責任非常重大，北平城裏一百多萬的民衆的前途都決定在你的鐘聲上面了。

老郭：是的，我明白。

伯藻：好，你快去準備吧！

（老郭下。亞明依然立在一旁，若有所思。）

伯藻：亞明，你也該走了。

亞明：是的，我就走。（欲言又止）不過，先生……

伯藻：什麼？還有什麼事麼？

亞明：我有許多話想跟先生說。

伯藻：（看錶）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有什麼話過後再談吧。

亞明：先生，你的夫人……

伯藻：怎麼？佩玉怎麼樣？

亞明：她……

藻伯：亞明，她怎麼樣？

亞明：她好像已經知道我們的工作了。

伯藻：是麼？你怎麼知道的？

亞明：她剛纔在對我談論你。先生，你要注意一點才好。

伯藻：好，我知道了。回頭見。

亞明：回頭見。

（亞明悄然無力，看了伯藻一眼，忽忽出去。伯藻在屋裏躑了一會。

佩玉：（在房裏叫）飯快涼了，伯藻，亞明快過來吃飯吧。

伯藻：（向內）佩玉，請你到這裏來。

（佩玉在屋裡一面嘀咕：「飯都冷了，還不快來吃！」一面走進來。）

佩玉：咦，怎麼？亞明已經走了麼？

伯藻：是的，剛才走。

佩玉：那麼你爲什麼還不進去吃飯？

伯藻：不，佩玉，我要同你說幾句話。

佩玉：要同我說什麼呀？我看你心裏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伯藻：（走向佩玉，看了她一回。）佩玉，在我出門的這幾天，家裡出什麼事情了沒

有？

佩玉：（假痴假呆地）沒有呀！沒有什麼事呀！

伯藻：昨天晚上可有什麼人到，們家裏來了？

佩玉：（佯作思索）昨天晚上麼？沒有人來過。

伯藻：（嚴正地）那麼昨天晚上從你的屋子裏出來的那個男人是誰？

佩玉：從我的屋子裏出來的？

伯藻：唔！

佩玉：那兒有這會事？怕你弄錯了。

伯藻：不會有錯的。佩玉，你的名譽同我的名譽都被這個男人給破壞了。這個人究

竟是誰？

佩玉：我不知道。

伯藻：佩玉，不要緊的，你儘管告訴我好了。

佩玉：我實在不知道。說不定是傭人進出。

伯藻：如果是傭人，怎麼會叫你的名字呢，你送他出房門的時候，他還說：「外邊

天氣冷，不要出來了。」這話又是誰說的呢？

佩玉：沒有的事，我想這一定是聽錯了。

伯藻：決沒有聽錯

佩玉：沒有，沒有，一定沒有，你不知又是從那兒聽來的謠言！這一定又是那看門的警察對你胡說，你千萬別信他的！

伯藻：好了，你自己已經承認了，要不然，你怎麼會知道是那看門的警察說的？

佩玉：（自知失言，不覺愕然）這……

伯藻：（忽然大聲責問）你既然已經承認了，就不要再瞞我！我問你，那是不是你的情人？

佩玉：（俯首無語）

伯藻：如果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妨對我實說

佩玉：（想了一想，忽然地）是的！

伯藻：真麼？

佩玉：怎麼不真？不是真的，我也不說了。

伯藻：佩玉，你太對不起我了！現在我要你把這事的經過都老老實實地說出來。

佩玉 伯藻，這事情既然知道了，我只好對你表示懺悔 我決不再有一句話隱瞞你

；我如果再瞞你，那是我的罪孽！

伯藻：自然是你的罪孽！

佩玉：現在我隨你怎麼樣處置我吧，我都準備好了 我現在情願死，除了死之外，

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解除我的痛苦。伯藻，我老實說了吧，我們倆的愛情早已一點沒有了。不但沒有愛，而且我怨你！

伯藻：你還怨我？

佩玉：是的，我怨你！

伯藻：你說這話，太使我傷心了！你總不該忘了我過去是怎樣的愛護着你。

佩玉 你的話固然不錯，過去你待我的恩情我是不會忘記的，可是在我們共同生活的期間裏，我也早已將你的恩情報答你了。

伯藻：那麼爲什麼現在你又說不愛我了？

佩玉：我從前的確也是一心一意地向着你的。可是後來，我看見你心裏已經另有所愛，不再像從前那樣的關心我，顧念我，所以我對你的心也慢慢地冷淡下來了。

伯藻：你這話是怎麼說的？我幾時另有所愛？

佩玉：就是你愛你的胞，你的國家。你愛中華民國，勝過我十倍百倍。

伯藻：是的我愛我的國家，這是我的義務，你怎麼能干涉我呢？

佩玉：我並不是要干涉你。但是你要知道，自從北平失陷以後，你爲了我們民族的自由，成天的在外面奔跑，對於家裏的我可一點也不顧了，時常半夜三更的出門，白天又不在家。一天到晚，只丟着我一個人在家裡；家庭的樂趣，我一點也享受不到。我爲什麼不要怨呢？

伯藻：可是，你難道不知道我在外面所做的工作是關係到整個華北的命運的，是關係到全中華民族的前途的？你跟了我這麼多年，我們在一起生活了這麼多



年，難道你連這一點國家觀念都沒有？

佩玉：沒有，我沒有像你這樣的偉大精神。

伯藻：佩玉，我真想不到你會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佩玉：是的，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伯藻，我們相處了這麼些年了，你還不知道麼？

伯藻：佩玉，我實在沒有想到。我對你多少年的教育，多少年的心血，都等於完全白費了！

佩玉：但是，你不能忘了一個女人應該有她所應該享受的。你，自從參加了救國會的工作以後，你把家庭完全給忘記了。

伯藻：（自言自語地）參加救國工作？……這，你怎麼知道的？

佩玉：怎麼知道的，我也不必告訴你。現在我的一切秘密，既然都被你發現了，只得隨你，你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好了！

伯藻：我並不一定處置你，但是我先得知道那男人——你的情人——究竟是那一個！

佩玉：你想知道我的情人是誰麼？

伯藻：是的，你應該很坦白的讓我知道。

佩玉：不，你不會知道的，而且我也決不會告訴你的！

伯藻：爲什麼？

佩玉：那還不是很簡單的麼？因爲我愛他，我不能使他遇到有任何的不利。

伯藻：好，你不肯說，不要緊，我祇要去查那左手受了傷的人，就知道了！

佩玉：怎麼？你要查手傷的人幹什麼？

伯藻：手傷的人就是你的情人。

佩玉（着急地）真的麼？伯藻，你要怎麼樣？

伯藻：怎麼樣？反正，我有方法對付他！

佩玉：伯藻，你要傷害他麼？

伯藻：哼！你看着吧！（看了佩玉一眼，憤憤地出去了。）

佩玉：（望着他出去。）好，好，看是誰有辦法！

（想了一想，拿起短外套也跟着跑出去了。）

（幕落）

第三幕

人物：

潘毓桂

僞警甲，乙，丙，丁

吳伯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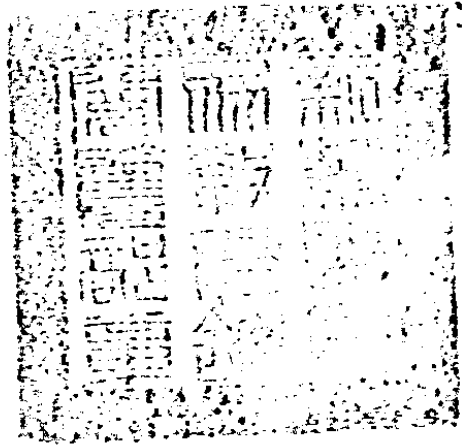
劉亞明

老郭

李仲年，救國會的同志

青年同志甲，乙

大鐘樓下面的一間屋子，屋內很空洞，只有幾隻舊木箱散堆着。有梯子可通樓上。



屋裏沒有燈，借着外面的月光隱約可以看見台上的一切。開幕時，台上寂無一人。過一會兒，有電筒光自外射入，四面亂照，隨着，偽警甲，乙，丙，丁四人蛇行而入，其中一人提着一盞馬燈，由樓梯上去。餘二人在屋裡屋外偵察了一會。

警甲：沒有，一個人還沒有來呢。

警乙：時候還早，現在剛十點多鐘，他們不是約着十二點在這裏聚齊麼？

警丙：不，十二點鐘是他們打鐘起事的時候，那麼在十二點以前，他們一定都會到齊的。

警甲：今天晚上大家得特別謹慎！這事情關係太大了。局長命令，要把今晚到這裏來的人一網打盡，一個也不能讓他走漏！

警丙：（向甲）喂，我說，老劉！聽說剛才你們局長接到這秘密報告的時候，高興得不得了！

警甲：可不是！今天這機會實在太好了，這麼重大的事情，如果辦得好。局長不用說，準得高陞，咱們出力的弟兄當然也可以沾點光的。

警乙：我可不知道，剛才到咱們局裏去，向局長親自告密的那個女人，究竟是誰呀？她怎麼會知道這消息的呢？

警甲：聽說就是這案子主謀人他自己的太太。

警丙：（驚奇）什麼？自己的太太告的密？天下那兒有這樣的事？

警甲：是呀！聽說局長起先也不大相信會有這樣的事，後來經那位太太講了老半天，局長才相信了的。我聽說，那位太太外邊有相好的，同自己的丈夫感情非常不好，所以想陷害他。

警乙：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了！

警甲：咳！管他那些呢，他們內閣，是咱們的好處，這就應了俗話說的：「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警丙：這真是太可怕了！

警甲：怎麼？你也担起心來，怕明兒自己的老婆告你的密麼？

警丙：老劉，這時候你還開玩笑！我是說，爲了一兩個人私人間的事情，假公濟私，連累了這麼許多人，這是不應該的！

警甲：這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咱們管不着。反正咱們聽局長支配，局長讓咱們幹什麼，咱們就幹什麼。別的事，這年頭兒，我勸你還是少過問。

（警丁由樓梯上下來。）

警丁：老劉，上邊我都看過了，鐘就在樓上，四面很可以隱蔽些人，咱們四個人怎麼樣分配呢？

警甲：我看這樣：這邊周圍沒有問題，已經有準備了。咱們四個人，兩個人在樓上，兩個人在樓下，靜靜地在隱蔽的地方等候。千萬不要莽撞，一定要等他們人到齊了，預備打鐘的時候，咱們纔動手。

警乙：我們怎麼動手？

警甲：我同老李到樓上去，（指乙與丁）你們倆就在裏面等着。沒有聽見我在樓上放的槍聲，千萬別出來。等我的信號槍一響，你們就趁其不備，把他們監視起來。同時，外邊的弟兄們聽到我們這裏的槍聲一響，他們就立刻向鐘樓包圍。總之，一個人也不能讓他跑了！

（外邊好像有腳步聲在走進來）

警丁：（連忙將馬燈吹滅）噓！不要響，有腳步的聲音，準是他們來了！

警甲：是的，那麼趕快散開，你們下來！老李同我上樓去。記着，不聽見槍聲，不要出來！

（大家連忙分開，警乙與丁向木箱等隱蔽處掩藏起來。警甲與丙從樓梯走上去。外面的腳步聲逐漸自遠而近——老郭同亞明進來。）

老郭：（一面走進來，一面說着）這兒就是了。從這樓梯上去，就是打鐘的地方。



亞明：好極了，（四面看了看）這地方再好也沒有了，這麼深夜，誰也想不到的。

老郭：劉先生，你那邊都佈置好了麼？

亞明：都好了，就等到十二點鐘這裏一打鐘，馬上就出動。

老郭：此刻有幾點了？

亞明：正十一點。

（外邊有腳步聲。）

亞明：聽，有人來啦！

（伯藻從外進來）

伯藻：是亞明麼？

亞明：是的，我同老郭剛剛來到。

伯藻：外邊有什麼風聲沒有？

亞明：一切照常。

伯藻：敵人方面的情形怎麼樣？

亞明：看樣子，毫無準備。

伯藻：那就好。

亞明：阜成門那邊附近，我已經配置了有一百幹部，只要這兒的號鐘一響，他們就先把守城門的敵人解決，這樣，就可以同城外的聯絡起來。

伯藻：你可知道阜成門那邊有多少敵人？

亞明：我去調查來着，人數不多，只有一班人。

伯藻：這就不成問題了。

亞明：其餘的幾部份都分佈在四城，各重要的區域。現在都在靜候信號出動。

伯藻：時候差不多了，我們該準備起來。老郭，你到外邊去等着，人一到齊，你就陪他們進來，我還有幾句話說。

老郭：好，我就去。

(老郭下)

伯藻：亞明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但是……

亞明：先生，有什麼話要說？

伯藻：在許多幹救國工作的同志當中，我最器重你，我覺得你最有前途，因為你不但走的路線正確，同時你的工作也最努力。在北平城裏一天看不見我們的國旗飄揚之前，咱們的任務是一天不能結束的，以後你更要挑起你的重担繼續地奮鬥下去！

亞明：是的。

伯藻：今天夜裏，不論成敗，都可以給敵人一個嚴重的警告，讓他們知道咱們中國人的心還沒有死；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之下，我們是決不會向我們的敵人屈服的。這一把火炬，雖然只是很微弱的光輝，但是眼看着就會燃遍河北全省，全國各地。現在北平四郊已經有許多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組織，這些集團都有抗敵的意志

，但是他們在敵人的威脅之下，不敢輕舉妄動，他們一定要等待正規軍來了之後，再肯協力進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他們完全忘記了，要同敵人作持久戰和消耗戰，是必須要利用游擊戰爭和正規軍配合起來才可以收效的。我這次去，經過了好幾次的討論，談話，他們方才答應今天夜裡來攻城。所以我現在已經決定，明天離開這裏到四郊去做一點組織的工作，無論如何，在最短期間，我們要想法子使這些遊擊隊伍普遍起來，而且行動起來。

亞明：是的，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照目前的形勢看，這遊擊戰爭很有廣大開展的可能。現在敵人所佔領我們的地方，不過是些沿交通線的城市，比較偏僻的鄉邨，軍力還沒有達到，這就是很有利的客觀條件。不過這裏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要，先生離開了，……………

伯藻：你義不容辭的要多擔負些責任，我今晚要託付你的也就是這個。

亞明：這裏的羣衆還是得由先生來領導，先生一走，工作一定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的。

伯藻：所以你要來替我負責了。

亞明：這個重任，不是我推辭，實在不是我能擔當的。先生能不走還是不走的好。

伯藻：救國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你不必推辭，也不應該推辭的。我祝你努力！（

說着伸出手來和亞明握手，亞明不留意，在握手時把左手的傷處顯露了，伯藻見

了，不覺叫了一聲！）呀！

亞明：先生，怎麼啦？

伯藻：亞明，你的手怎麼啦？

亞明：唔？

伯藻：受傷了麼？

亞明：唔，一點兒輕傷，不要緊的。

伯藻：不是，我問你，是怎麼傷了的？

亞明：沒有什麼，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傷了的。

伯藻：是不是被那個守衛……

亞明：（不在意地）是的，您怎麼知道的？

伯藻：是不是昨天夜裏，在我的家裏……

亞明：（知事敗露，不覺驚叫起來）呀！

伯藻：亞明，原來就是你！

亞明：（垂頭無語）

伯藻：（勃然大怒，將亞明的手摔開）亞明，你做得好事！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了你，

你竟做這樣的事來污辱我！

亞明：先生，隨您怎麼處置我吧。我對不起您，我沒有話可以向您解釋，即使向您

解釋，您也不會相信的。

伯藻：哼！你說這話，自己不覺得羞恥麼？我一向這樣的信任你，想不到你居然會

背着我做這樣的事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痛苦萬狀）

亞明：先生，請您不要這樣難過，一切都是我的過錯，我現在知罪了，請您用任何的方法來處置我吧！先生，我此刻心裡的痛苦恐怕比您還要利害十倍，您罵我，我好像剝了我的心一樣。（拿出槍來）先生，我對不起您，請您就拿這把槍把我打死了吧！

伯藻：亞明，你錯了，我並沒有權利可以這樣處置你。不過無論從道義上說，從感情上說，發生了這樣事，我一定是很傷心的。我同你有了這麼許多年的友誼關係，我們又志同道合地在一起做了這麼久的救國工作，我決想不到你會在我的背後有這樣的行爲。剛才在家裡，當我發覺佩玉對我不忠實，另外有了愛人，我一再問她那男子究竟是誰的時候，我萬萬想不到會是你，會是我平時最親信最接近的一個人。亞明，我自信對一切人都很坦白，誠懇，我的心地是光明的，我希望我的朋友也都能以誠相待，不要有一絲一毫的欺騙行爲，尤其是像我們做革命工作

的人，一舉一動都可以影響羣衆。我們自己不能誠實坦白，還怎麼來領導別人，來作別人的表率？

亞明：先生，我都知道了，我的痛苦，……先生，我不必說，您將來會明白的。現在我請您還是相信我。先生，您能允許我麼？我以我的生命向您保證，對於您，我實在沒有存着絲毫的惡意，這一切都是很不幸的偶然。可是我並不敢推卸責任，現在我真沒有面目再同您說話，再稱呼您「先生」，您要怎麼處罰我，我都願意接受的。

伯藻：不，亞明，不要說了，我原諒你。你不要這樣難過，更不必說什麼處罰的話。我們今天是爲什麼到這裏來的？是爲了我們神聖的民族抗戰！我們不要爲了一點私情來妨害了公義。

亞明：您的意思……！

伯藻：過去的事我們不要再談了，你正要率領你的部隊，去同敵人決戰！



亞明：現在我已經沒有這資格了。

伯藻：這些話現在都談不到。我們今晚所擔負的任務是這樣的重大；剛才的事只是關係我一個人的，我們不能爲了一個人的利害幸福而影響了幾十萬人的利害幸福。好了，請你把剛才的一切都忘記了！

亞明：先生……

伯藻：不要說了，時候不早了，他們大概也都快到了。

亞明：您雖然原諒了我，可是我自己覺着太慚愧了。

伯藻：只要我們能戰勝敵人，收復了失地，我們大家就可以毫無慚愧的。現在我的心裏雖然也有點不自然，但是一想到我們不久就可以重見我們的國旗，別的一切我都忘記了。亞明，只要你肯努力領導大家來做救國工作，我還是一樣尊敬你，欽佩你的。

亞明：好，我明白了，先生，我要把我的全部力量貢獻給我們的國家，來減輕我對

於先生的罪過。

（老郭，李仲年及青年同志甲、乙，從外邊進

仲年：吳先生，時候到了，我們是不是此刻就發動？

伯藻：（看看錶）等一等，李同志，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麼？

仲年：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敵人好像並沒有什麼準備。

伯藻：好，諸位同志，現在，在我們行動之前，我有幾句話得告訴諸位，就是今天夜裏的舉動，不但是關係我們全北平城的存亡，同時也是關係我們全民族的存亡的。萬一不幸而失敗了，不但全市的生靈會被敵人殘殺，而且會更增加以後我們工作的困難，所以，諸位同志，今天晚上我們要以我們的全部力量……

正說到這時，忽有電光一道從外邊越窗而過。）

亞明 慢點，外邊有人！

（大家立刻沉寂下來。）

伯藻：（走到窗邊向外面望）不好！這不都是敵軍麼？敵人有了準備了。怎麼回事？難道有人走漏了消息了？

（大家都到窗邊張望。）

仲年：奇怪！敵人怎麼會知道的，難道我們的計劃已經敗露了麼？

青年甲：那怎麼辦！

青年乙：我們趕快離開這兒吧！

伯藻：不要急！不要急！諸位，現在是我們的生死關頭了！我們要鎮靜。幸而我們還沒有打鐘，現在還來得及。亞明，你同張同志王同志（指青年甲乙）趕快到外邊守着大門，在鐘聲沒有響動之前，設法阻止敵人進來。我同李同志担任裏邊的警戒，老郭，你立刻上去打壞事的鐘，壞事的鐘，讓大家知道事情已經失敗了。現在還來得及的！大家散開！

（亞明偕甲乙從右邊下，伯藻與李仲年到窗口守望，老郭從樓梯上去。）

仲年：吳先生，糟了，敵人很不少呢！

伯藻：不要緊，只要我們的鐘聲一響，敵人就沒有辦法了。

（樓上忽然有槍聲，隨着有搏鬥的聲音）

伯藻：壞了！上面已經有敵人了！李同志，我們趕快上去！

（伯藻偕仲年急上樓梯，僞警乙丁突然由左邊出來）

警乙：（舉槍）站住！

（仲年乘其不備，突由梯上一躍而下，猛撲僞警，與僞警乙丁在地上扭作一團。這時外面也槍聲大作，是亞明與敵軍在衝突。吳伯藻在半梯上正擬乘機登樓，援救老郭。不意一轉身間，僞警甲已握着手槍，由樓上下來，逼着伯藻退下樓來。仲年這時也已就縛，外邊亞明及青年同志甲乙被日兵數人押着進來。甲已受傷，昏迷。潘毓桂在後面跟進來。）

毓桂：（問僞警）都抓住了，一個沒有走漏麼？

僞警：（看看四面的人）報告：都抓住了！

毓桂：哼！你們這些傢伙的胆子簡直大極了！好好的順民不當，想要造反，不是自己作死麼？（問伯藻）姓吳的！咱們倆遠無仇，近無冤，我老潘上台，你即使不捧場，可也別拆台呀！要按着上邊的意思早就把你幹了。是我好說壞說，總算沒有難爲你！我這樣拿你當個人來看待，你就這樣的沒有人心！今天晚上，要不是皇天有眼，你的太太來向我告密，我這跟頭不是栽在你手裏了麼？

（全場爲之驚異，大家急得面面相覷。）

伯藻：（懷疑）什麼？是我的太太來向你告的密？

毓桂：對了，就是你自己的太太，這就叫作天網恢恢，剗數難逃。哈哈！

伯藻：（憤怒至極）完了！（對大家）諸位同志，是我對不起大家！

毓桂：好了，現在別的話也不用說了。既然被捕了，你就趕快把今天晚上的計劃說

出來，也許可以留你一條命，要不然……

伯藻：哼！你這漢奸，假如你還沒有忘記你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你的父母祖宗都是

中國人，假如你還有一點點天良的話，你就應該！……

毓桂：（大怒）住嘴！你還敢強嘴！（以皮鞭抽打伯藻說）——你說不說？

伯藻：不說，你打死我也不說！

毓桂：（命令僞警）把他綁起來！使勁的打！

（僞警立即將伯藻細綁起來用皮鞭抽打，）

伯藻：（向亞明等）同志們！爲了我們的國家，我們要以不惜一切犧牲的精神來同敵

人奮鬥的！同志們！（高呼）中華民族萬歲！

同志：（高呼）中華民族萬歲！

伯藻：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同志：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毓桂：（暴怒，掏出手鎗來）不要喊！

（這時老郭在樓上聽見喊聲，也響應起來，高呼：「中華民族萬歲！」）

毓桂：樓上什麼人？

偽警甲：報告：是他們的一個同黨，奉命上樓去打鐘的，已經被捕了。

毓桂：什麼？打鐘的？

偽警甲：是的，剛纔聽他們議論，今晚上是打鐘爲號。

毓桂：喔？快把那個打鐘的帶下來！

（偽警甲上樓去，與偽警丙一同將老郭押下來）

毓桂：咦？你不是剛纔抓了去的那個打鐘的麼？

老郭：不錯，我就是老郭！

毓桂：想不到你這老傢伙也不是好東西！快把今天夜裏的計劃招出來！

老郭：對不起，我不知道。

毓桂：怎麼？今天你要不從實的說出來，告訴你，小心你這條老命！拿鞭子來！

僞警，是！（拿過鞭子來）

老郭：（四面看了一看，忽然胆怯起來）啊，不，不，不要打我，我說，我說……

亞明：（在一旁阻止）老郭，不要說！

毓桂：（喝止）不許講！（問老郭）我問你，今天晚上，你擔任打鐘的，你當然知道鐘號的。

老郭：不錯，我知道的。

伯藻：老郭，你要是說了……

毓桂：（向老郭）那麼你說出來，打鐘是一個什麼信號？

老郭：（看看大家）老爺，這我可說不上來。我就知道打鐘，他們叫我怎麼打，我就怎麼打，別的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沒有告訴我。老爺！我說的都是實話。

毓桂：好，那麼你替我馬上把鐘打起來！

伯藻：老郭，不能打的，你想想，多少人的生命……



老郭：吳先生，你可憐我老頭兒，這麼大年紀了，一大堆妻子兒女，都得靠着我還

日子，我要是不聽話，我就沒有命了。

亞明：你難道不替這麼許多同志想一想麼？

伯藻：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全中華民族，老郭，你應該犧牲一切的。

仲年：大家都靠着你了。

老郭：大家都靠着，我又去靠誰呢？

毓桂：不要多說廢話！快上樓去！（對僞警甲）看住他，要是不聽命令，立刻斃了

他！

僞警：是！

（僞警甲跟着老郭上樓去。吳伯藻等大爲失望。）

伯藻：（望着老郭的後影）老郭！老郭！

81  
老郭：（回過身來看了大家一眼，很沉着地）再見了，諸位！（走上樓去）

(大家低首無語)

毓桂：哼！你們當我不知道麼？只要鐘聲一響，你們就四面發動，(冷笑)哈哈！

今天夜裏叫你們一個也跑不了，(問偽警)四城都佈置好了麼？

偽警：報告：四城都已經戒嚴，由皇軍警戒。

(這時樓上的鐘聲忽然響起來，所有的人都靜下來聽，只聽見鐘聲一聲聲打得很急，這是報告消息敗露的信號，伯藻亞明等不禁大喜)

伯藻，(歡呼起來)同志們，不要緊了，這鐘聲是告訴大家事情敗露的，他們得救了！

亞明：他們得救了！老郭萬歲！

大家：(歡呼)老郭萬歲！

毓桂：(驚疑)什麼？這是什麼鐘聲？

伯藻：這是告訴我們的同志，這邊的事情已經失敗，叫他們不必動了，老郭真不愧

是我們的同志，你們可上了當了！

毓桂：什麼？這真是太可惡了！（這時鐘聲還在響着）趕快上去把他槍斃了！

僞警乙：是！

（警乙奔上樓去，但聽槍聲一響，鐘聲停止）

毓桂：可惡，可惡！上了當了！

（僞警甲乙拖着老郭的屍體下來，伯藻等一齊向他施行默禮。）

伯藻：老郭，一個無名的工人，能夠為國家犧牲了自己，這真可以叫人感動得流淚的！（向潘毓桂）你們這些漢奸，不覺得慚愧麼？

毓桂：（大怒）混蛋！這些東西，今天晚上立刻拿去行刑！

亞明：我們雖然死了，但是我們無數的同志却得了救了，他們會踏着我們的血跡繼

續前進的！

毓桂：（狂喊）抓出去！抓出去！

(僞警們擁着把他們牽出去)

伯藻：(一面被推着) 中華民族萬歲！

大家：中華民族萬歲！

(在歡呼中，在斗罵中，蜂擁下場)

(閉幕)

## 第四幕

人物：

潘毓桂

佩玉

吳同藻

劉亞明

僞警

在潘毓桂的辦公室中。

潘正在披閱文件，時已午夜二時。

桌上的電話鈴響起來，潘接電話。

85  
毓桂：喂，那兒？不錯，我就是局長。喔，司令要同我說話麼？好的，好的，你請

他接電話吧。(稍停)喂，您是司令麼，是的，是的，我就是。……剛纔我又親自審問過了，都沒有口供。……沒有。……是的，我也這樣想，就今天把他們槍斃了好了！……怎麼？司令您不能來了？……好，錯不了，這點兒事都交給我了，您放心！……是，是。(放回耳機。向外喊)來人哪！

僞警：(在外應)有！(進來)

毓桂：吩咐的事，都預備好了麼？

僞警：報告：都預備好了。

毓桂：(看錶)現在已經兩點了；準五點鐘天一亮的時候，把剛才抓了的一批全部押送到刑場，不要遲誤！

僞警：是。

(外邊突然有女人紛擾的聲音)

毓桂：外邊是誰在吵？

僞警：聽聲音，好像是吳太太。

毓桂：怎麼？那個女人還沒有走麼？

僞警：沒有。剛纔從局長這裡出去之後，就去到看守所，要見那姓劉的，所長沒有

答應，在那裡吵了半天；……

毓桂：半夜三更，吵吵鬧鬧，成什麼話說？把她帶進來。

僞警：是。（下）

（潘立起來，若有所思地在屋裡踱了幾步。從烟盒子裡拿了一枝香烟，點  
火吸烟；面現得色。警偕佩玉進來。）

僞警：帶到。

毓桂：（向警）沒有事了，外面等候着。

僞警：是。（悄悄地退去）

佩玉：潘局長！

毓桂：吳夫人，時候這麼晚了，你應該回去了，剛才你要求饒那劉亞明的性命，那是萬萬做不到的！

佩玉：（嗚咽地）潘局長，請你再聽我說……

毓桂：你還要說什麼？你哭，有什麼用呢？你的眼淚就是流完了，我也是不能答應你的。

佩玉：潘局長，你難道就真的這樣不講人情麼？

毓桂：什麼？你說我不講人情？

佩玉：昨天晚上我報告了您這個消息，這是多大的一個功勞！現在我求您放一個人，您都不肯，這不是太不講人情了麼？

毓桂：這本來就不是講人情的事。

佩玉：可是那是您親自答應我的了？您親自答應我，只要我報告您那個消息，您就決不加害亞明。不是麼，我因為有您這一句話的保障，所以纔把這秘密告訴了您



。現在您的事情已經成功，可把答應了我的事情反悔了，您怎麼對得起人？

毓桂：這不是誰對得起誰的問題。我們都是爲了公家。

佩玉：不，我不是；我是爲了您潘局長。

毓桂：好，你爲我，我自然是感激的；所以我保全了你的性命，不曾把你怎麼樣？

佩玉：什麼？保全了我的性命？潘局長，難道我還有什麼罪麼？

毓桂：那還用說？你的丈夫是革命黨的領袖，論理，你跟他是同罪。

佩玉：這真是笑話極了！我幫了你這樣的一個大忙，你反而說這樣的話，早知道你  
要反悔，我就決不會說的。你們男人真是沒有一個是有良心的。

毓桂：你說什麼？

佩玉：我說你沒有良心。昨天晚上我把他們的密謀告訴你，不但保全了你的地位，  
而且保全了你的性命。現在我要求你放一個，你都不肯，你自己想想，是不是應

該的？

毓桂：我已經說過了，我不治你的罪，就已經是報答你了。再說，你來告密，完全是因為同你自己的丈夫不好，那兒真是爲我呢？你說我沒有良心，好，我就算沒有良心，可是吳夫人，你自己呢？剛才當我把昨天晚上破案的經過對你的丈夫宣佈的時候，起先他們還不肯相信；後來我把你同劉亞明的關係說出來，他們纔沒有話說了。

佩玉：怎麼？潘局長，你把這事情都告訴他們了麼？

毓桂：當然。

佩玉：糟了，糟了！那麼亞明也知道了？

毓桂：他自然知道了。

佩玉：那麼你可也告訴他，我在替他說情的話？

毓桂：告訴他的。

佩玉：他怎麼樣？

毓桂：所以，吳夫人，我老實告訴你吧，男人真是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你這樣替他說情，他非但毫不感激你，他還在罵你呢！

佩玉：不，不，潘局長，他罵我是應該的，我不怪他。現在我別的也不敢希望了，只求您饒他一條命，只要肯饒他，就是要我替他死，我也是願意的。潘局長，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毓桂：你說得倒省事。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把這些人一網打盡了，你要我放出去；萬一出去了之後，又成羣結黨的跟我搗起亂來，我不是自找苦吃麼？

佩玉：不會的，潘局長，您相信我，亞明是一個老實人，他都是上伯藻的當。只要他不同伯藻在一起，一切我都可以担保。

毓桂：你能担保他，誰又能担保你呢？哈哈！哈哈！

佩玉：潘局長，只要您答應放了亞明，您無論要我什麼担保都可以。

毓桂：（沉吟了一會）那麼我問你，要是我放了劉亞明，你能不跟他走麼？

佩玉：（高興地）要是局長不願意我跟他走，我當然就不走。

毓桂：真的麼？嘻皮笑臉地，你捨得他？（拿手搭在她的肩上）

佩玉：（不好意思）局長，別這樣，外面有人，不好看。（乘機作進一步的請求）好了

，您答應我了！

毓桂：曖，曖，我沒有答應，我沒有答應。

佩玉：（撒嬌）唔——您答應，您答應，說，答應我把亞明放了。

毓桂：（故作正經）吳夫人，別這樣，外面有人，不好看。

佩玉：（難爲情起來）唔——可惡——（追着打他）你答應不答應？

毓桂：好，好，答應，答應。

佩玉：真的麼？潘局長，謝謝你，謝謝你。

毓桂：可是我得有條件。你不答應條件，還是不行。

佩玉：行，行，你說吧，什麼條件？

毓桂：第一，我放了他，限他今天就離開北平城。

佩玉：離開北平，叫他到那兒去呢？

毓桂：他愛上那兒就上那兒，走得愈遠愈好。這兒他們的黨羽很多，他不走，我不放心。

佩玉：好，這沒有什麼辦不到的。

毓桂：還有呢……（向佩玉作惡意的笑）

佩玉：還有什麼？

毓桂：還有……是關於你自己的。

佩玉：說呀，關於我的？到底是什麼，說呀！

毓桂：不說了，說出來，你也未必肯答應的。

佩玉：不要緊的，你說說看，只要能放亞明的命，我什麼事都可以答應。

毓桂：（面現喜色）真的麼？那麼我問你……（與佩玉作耳語，佩玉似乎很難為情）

的樣子)唔?行不行?(佩玉低頭無語)

佩玉:(笑着罵他)你這個壞蛋!

毓桂:(嘻皮笑臉)這叫作「禮尚往來」呀!哈哈哈哈哈!

佩玉:那麼你可以放他了!

毓桂:別忙,等我先下張條子,再把他叫來問幾句話。

佩玉:不,不,別讓他在這裡看見我,看見我,他要難過的。

毓桂:你在裏屋等一會好了。

佩玉:好的,那麼你快把條子寫起來。快,快!

毓桂:瞧,瞧你急得這個樣子!(搖搖頭,走到寫字桌寫條子,寫完了,交給佩玉)

看,這樣寫好不好?

佩玉:(唸條子)「劉亞明受人指使,擾亂公共治安,限即日押令出境。」好,就這

樣吧。

毓桂：來人哪！

僞警：（在外應）有。（進來）

毓桂：這條子送給劉所長；把劉亞明同吳伯藻兩個人帶到這裡來，我還要問話。

僞警：是。（拿着條子退去）

佩玉：要吳伯藻來作什麼？

毓桂：問問他還有什麼話說：五點鐘他們就要槍斃了。

佩玉：怎麼？五點鐘就要槍斃了？（看錶）現在已經兩點半了，（有點難過）哦！（想

起來，自己有點慚愧）我太對不起大家了！

毓桂：現在說已經來不及了，難過有什麼用？我陪你到屋裡去歇一會吧。（過去

佩玉，佩玉不願意，潘不悅，佩玉沒有法子，望了他一眼，嘆了口氣，走到裡屋

去，潘在後面笑着隨下。）

（過了一會，僞警帶劉亞明及吳伯藻二人進來）

僞警：你們在這兒等一會，局長在屋裡，就出來。（隨即退出）

亞明：奇怪，爲什麼他們把我一個人放了呢？

伯藻：這裡面一定有別的原因的，一定又是佩玉從中在鬧什麼把戲。

亞明：先生，這次的事情真是太出人意外了，我應該負大部分責任的。

伯藻：現在他們肯把你釋放，這是我們的機會，我們不能放過牠的。

亞明：可是你們大家……

伯藻：亞明，你不要顧慮這許多。現在我們能留一分力量就留一分力量……

亞明：不，這一次的失敗，歸根結底的說起來，都因我而起，不是爲我的事，還不

會怪佩玉，佩玉也不會怨恨我的。現在大家被捕在這裡，我一個人反而出去了，

叫我怎麼有面目去見其他同志們？

伯藻：亞明，你應該爲我們的將來着想。這次失敗，實在算不了什麼，這一點戰鬥經驗正可以給後來的同志們作一點參考。



(正說到這裡，潘毓桂從屋裡開門出來)

毓桂：吳先生，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伯藻：要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現在就等着你們的判決了。

毓桂：這還用判決麼？死罪是不必說的了。不過，吳先生，要是你都能把你們的內幕全部說出來，我還可以担保你不死。你自己斟酌斟酌，這是我最後問你的一次了。現在將近三點，五點鐘你們就得上刑場，還有兩個鐘點，在這時間裡，你還可以仔細的考慮一番，究竟是願意死呢，還是願意活？

伯藻：多謝潘局長，不要兩個鐘頭，而且也不要再加考慮，我現在就可以答復你：

關於我們的無論什麼話，我一句也不會告訴你的。

毓桂：你要還是這樣堅持，那我也沒有辦法了。(向劉亞明)劉先生。你因為是被勸，姑念初犯把你赦了。但是你得立刻離開北平，否則，要是再給我抓住了，那也只好對不起你了。

亞明：不，謝謝你的好意，我並不想出去。我參加救國工作，完全是自動的，現在既然被你們抓住了，我只等着受你們的處分，別的什麼也不希望。

毓桂：劉先生，老實對你說了吧，你不要不知情，要不是吳夫人在我面前一再的替你求情，你也別想出去！

亞明：什麼？是吳夫人替我求情的麼？（憤怒）這個女人！誰要她替我求情，我願意死！

毓桂：劉先生，說話不要這樣強硬！我並不是非放你不可的，不過我的條子已經下了，不能不算數。

伯藻：亞明，別感情用事。你應當出去，在這裡只是無謂的犧牲。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結，我們的失地還沒有收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是不應該死的！你的年紀比我青，你的能力也比我高，如果你能夠用你的力量，把我們的北平城重新從敵人那裡奪了回來，我們雖然都死了，也是有意義的。現在不是你願意不願意

出去的問題，是同志們需要不需要你的問題。你現在不能再有個人的自由了，你還要替我們報仇，你還要替中華民族報仇。

毓桂：（正在披閱公文，聽他們滔滔不絕地說話，頗不耐煩）那有這麼許多廢話，願意出去就出去，不願意出去的話，留在這兒也好。

伯藻：（向亞明、亞明，不要說了，你走吧，爲了我們的私仇，爲了我們的公仇，你都要馬上離開這裡。我們再見……啊，不，祝你努力！

亞明：（沉思有頃）私仇，公仇！……好的，先生，我依您的話做去！

毓桂：（向外招呼）來人哪！（僞警進來）帶下去！

（吳伯藻劉亞明隨僞警下）

毓桂：（向裡屋喊）吳夫人！吳夫人！

（佩玉從裡屋開門出來）

佩玉：走了麼？

毓桂：走了！笑話，那個劉亞明，放了他，他還直不願意走呢！

佩玉：爲什麼？

毓桂：誰知道？大概是活膩了。

佩玉：他知道我在你這裡麼？

毓桂：不知道。不過我對他說了，我放他是因爲你求的情。

佩玉：他怎麼樣！

毓桂：好像很憤怒。

佩玉：是麼？（好像在想什麼。）

毓桂：你在想什麼？

佩玉：不想什麼。我該回去了。

毓桂：你回去作什麼？

佩玉：不應該去收拾收拾麼？

毓桂：收拾什麼？我給你打發兩個勤務去，什麼事辦不了？

佩玉：不，我得自己去，家裡太僻了，招待像局長恁這樣的貴賓，實在太不像話了。

毓桂：吳夫人，哈哈——你太會說話了。

（在淫浪的笑聲中，佩玉悄然走出。）

（閉幕）

## 第五幕

人物：

佩玉

劉亞明

李媽

在吳伯藻家的起坐室中。景同第二幕。

時在侵晨，天還未亮。室中衣物及雜物凌亂散在各處，佩玉與李媽忙着整理，似將遠行。

李媽：（一面忙着收拾東西，一面說）太太，咱們今天就走嗎？

佩玉：今天就走，上午就走，趕八點一刻的早車。

李媽：以後就在天津長住了麼？

佩玉：先到天津；以後怎麼樣，到了天津再說，李媽，別儘着問了，快點兒理吧，一會兒天就要亮了。唉，怎麼亞明還不來呢？

李媽：劉先生也一塊兒去麼？

佩玉：唔！

（兩人又忙着整理衣服）

佩玉：李媽，你到裏屋去看看，把那手提的小皮箱給拿出來，我要攔些零碎東西。

李媽：是，太太。（進屋裏去）

佩玉：真是糟糕！東西又不能多帶，這麼許多東西，真不知帶那些好！

李媽：（在裏面）太太，床上那條絨毯要不要帶着？

佩玉：不要，不要，什麼也不要了，你就把那小皮箱拿來好了。

（外有電鈴聲。）

佩玉：李媽，李媽，外頭的門鈴響了，快出去看看，大概是劉先生來了。快去！快

去！

李媽：是了，太太。（從裏屋跑出來，把小皮箱放在桌上又跑出去了。）

佩玉：（有點心慌，自言自語地）怎麼，心裏發慌起來？（跑向櫃台，倒了一杯水喝）

（李媽在外邊喊：「太太，劉先生來了。」隨着亞明進來，李媽跟着。）

佩玉 亞明，真把我等得急死了。我知道你一出來，就會先回家去的，所以我先到你家裏去留了一張條子，讓你即刻來。

亞明：（看見室中凌亂的樣子）怎麼，要出門嗎？

佩玉：亞明，我還沒有告訴你呢。牠們不是不許你在北平住麼？我們一塊兒上天津去好了。我們馬上就走，北寧車早快車是八點一刻開，（看錶）現在還不到五點。

你不要回去了，我們就從這裏動身吧！

亞明：先別忙，我還有話要同你談。（向李媽）李媽，你出去。



佩玉：李媽要幫我收拾東西的。亞明，有什麼話你儘管說好了。

亞明：不，讓他等一會再進來收拾吧。

佩玉：好，李媽，那麼你回頭再來收拾吧。（李媽下）亞明，昨兒晚上可真把我急死了。當我聽見說你們被捕了，你也在內，我真急得哭出來了。我當時就去見潘毓桂那渾蛋，替你解釋，要求他把你放出來。他怎麼也不肯。後來這老渾蛋大概看我好欺負，竟然調戲我，要我嫁給他。我就利用這機會，把放你出獄作為條件，這樣，他才答應了。可是，他要你出獄之後，立刻離開北平。一直到我親眼看他下了釋放你的條子，我才離開他那裏。

亞明：（非常冷靜地）這樣說來，你現在是局長太太了。

佩玉：亞明，你怎麼跟我開玩笑！你想想我真會那樣答應麼？我現在是等你一來，我們倆就立刻一塊兒到天津去。等他知道的時候，我們早已離開北平了。

亞明：……………

佩玉：怎麼，亞明，你不高興麼？你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亞明：是的，吳夫人，現在還不是高興的時候呢。

佩玉：現在我看見你了，我還不高興？

亞明：但是吳先生此刻還在獄裏，許多同志也都在獄裏沒有出來呢？

佩玉：這有什麼辦法呢？你一個人出來已經這麼麻煩了。

亞明：並且，他們已經被判決，今天早晨五點鐘處死刑。

佩玉：（似乎有點難過的樣子）就是今天早晨五點鐘，這麼快麼？

亞明：是的。我臨出獄的時候，我特地請他恕我的罪，他說他可以原諒我的。

佩玉：他既然可以原諒，你就不必再難過了。

亞明：現在先別談這些話，吳夫人，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佩玉：亞明，你現在還怕什麼？有什麼話儘管說好了，面孔爲什麼這樣翹着？

亞明：剛才在我出獄離開吳先生的時候，我答應了一件事要做的。

佩玉：什麼事？

亞明：唔？……

佩玉：他以後再也不會看見你了，你還答應他什麼事？

亞明：（正色）吳夫人，你不能侮辱你爲國家而死的丈夫！

佩玉：亞明，伯藻的話，千萬不要聽他，……你答應了他什麼事呢？

亞明：我對他賭過了誓，我要親手把昨兒晚上出賣我們民族的漢奸殺死！

佩玉：你這傻瓜！你答應他這事情幹什麼？

亞明：我既然答應了他，我當然要這樣做的。

佩玉：那你不是要殺人了嗎？亞明，這是犯法的。

亞明：就是犯法的我也沒有辦法。

佩玉：快別發瘋了，這事情是萬萬幹不得的，我們還是走吧。

亞明：不，昨天晚上發生這樣不幸的事，大家都說是我惹出來。大家都這樣說，我也

沒法辯，所以現在，我一定要交出賣我們的漢奸來，這樣才可以洗清我自己。

佩玉：亞明，你真是糊塗極了！現在事情已經過了，你還到那兒去找那個人呢？

亞明：可是現在我已經知道那個人是誰了。

佩玉：怎麼？你已經知道了嗎？那是誰呀？

亞明：是一個女人。

佩玉：女人？你一定弄錯了，女人家斷斷不會做出這樣的事，你一定弄錯了。

亞明：千真萬確，決不會錯的。

佩玉：那麼是誰呢？你快說出來。

亞明：哼，吳夫人，到這時候，你還裝傻。

佩玉：甚麼？你的話是甚麼意思？我不明白。

亞明：你真的不明白嗎？那麼我告訴你，那個漢奸就是你。

佩玉：（又驚訝又恐懼）呀，亞明，不，不，沒有的事。

亞明：你還想賴嗎？這話是潘毓桂自己說出來的。

佩玉：（好像一盆冷水澆在頭上）呵，（默然的低下頭去）

亞明：看你還有什麼說的，你這個漢奸，你這個狠毒的女人，我問你，吳先生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我又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你竟要這樣來陷害我們？

佩玉：不，亞明，你不要罵我，我是救你的性命的。昨天晚上伯藻回來，不知怎麼的，他追問我那個手傷的人，我不肯說，他氣憤極了，說是要自己去找那個人，我怕他會傷害你，所以……

亞明：住嘴，你說這些話，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一切的罪過都推在我身上，你可知道你所做的事，完全是一種漢奸的行爲？你是全民族的一個罪人。

佩玉：是的，我是一個罪人，但是你要知道我的犯罪，不是爲了別人，正是爲了你。我爲了愛你，所以才這樣做的。亞明，你能說這不是事實嗎？昨兒晚上，我碰巧聽見你們在這裏秘密商議，我萬萬想不到你也會在內的。可是來不及等我阻止

你，這事情就發生了。潘毓桂那裏，是我去報告的，當時我同他說好了的，你如果被捕，一定得釋放，我才肯把這秘密告訴他，他答應了。可是沒有想到你們被捕之後，我去找他，他又反悔了。亞明，你真想不到那時我是多麼的着急，我求他，我簡直忍不住要哭出來了，那老渾蛋借着這機會來調戲我，侮辱我，我都忍受了，我倒底是爲了什麼？亞明，還不是爲了你？希望你出來之後，我們能離開這裏，一同去過生活？現在你出來了，非但一點不同情我，還要這樣兇的對待我，你說這是合理的麼？

亞明：你的話也許是真的，你是爲了我，才做出這樣的事來的。可是你可會想到，你這樣做了，是犧牲了多少人的性命麼？你可會想到，爲了求一個人的幸福，犧牲了幾百萬人的幸福麼？我們這恢復祖國的計劃，整個的被你一手破壞了……

佩玉：不，亞明，我的確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上去。我可以對天賭誓，我除了愛你之外，爲了要救你的目的之外，其他什麼也沒有想到。現在你這樣說了，我自己也

知道是錯的。

亞明：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一切都已經完了。

佩玉：既然是已經過去的事，還想牠作什麼？我們應該爲我們的以後打算。

亞明：不，事情雖然是已經過去了，但是這次的結果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當我剛才從看守所出來的時候，大家儘管都在勉勵我，期望我，可是我的心裏是痛苦極了，我覺得他們好像都在諷刺我，譏笑我。這次的失敗，無論從那方面說，我都不能推卸責任的。我假如不替他們報仇，我不但對不住我自己的良心，而且對不起我的國家，我的同志們。

佩玉：你要替他們報仇，亞明，如果你愛我的話，我相信你決不會的。

亞明：（非常堅決地）不，我已經賭過誓答應了他們的。（說着從衣袋掏出手槍來）

佩玉：（急了叫喊起來）啊！亞明，慢一點！你不能這樣對我的。你即使不想到我們的過去，你難道就不想到我們的今天麼？現在你能站在這裏同我說話，現在你

還能够自由行動，這是誰給你的？你難道就沒有想到，要是剛才我不替你求情，你現在還不是同大家一起在看守所裏，立刻就要被判決死刑麼？現在你出來了，不但對我沒有一點感激的意思，反而來拿着手槍對着我。天呀！世界上還有這樣不公道的事麼？一個救了人性命的人倒要被人家殺死！亞明，如果你以為這是公道的，那就請你殺了我好了。可是，你知道，我是一個女人，我除了有一顆愛你的心之外，什麼也沒有，在你的手槍面前，我是沒有能力可以反抗的。好了，什麼也不要說了，今天你算是勝利了，明天你可以向你的朋友們去誇耀，你殺死了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

亞明：（似乎有點動搖了）可是你不知道我心裏的痛苦，……

佩玉：（故作怒容）嗚，原來你們男人都是這樣自私的東西！爲了要解除自己的痛苦，竟不惜來犧牲別人的生命！可是你沒有想到吧，如果你殺死了我，你將永遠的後悔，你將永遠的痛苦，這痛苦是再沒有方法可以解除的！



亞明：（無疑地是被說服了，慢慢地把手槍又放回口袋裏去，但是心裏是痛苦的）

佩玉：（知道他已回心轉意，不禁喜出望外，跑上去熱情地擁抱着他）啊，亞明，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你會原諒我的。同樣的，你的同志們也會原諒你的，爲了愛而做的事情，決不是罪惡。你現在也許暫時的有點痛苦，過些日子，你就會忘了。

（亞明還是不作聲。這時遠處有鷄聲，窗外已現曙光，天快要亮了）亞明，你看，天亮了，讓我趕快收拾收拾東西，我們趕八點一刻的早車離開此地吧。亞明，你累了，你歇一歇，要帶的東西，我自己會理的。（說完，忙着又去整理東西）

（劉亞明坐在椅子上，一聲不響，感情與理智正在作着劇烈的衝突。這時天已經亮了。從窗中望出去，遠遠地看見紅光從天邊現出來，太陽就要昇起。突然街道上人聲鼎沸，有一陣笨重的皮鞋腳步聲傳來。）

佩玉：（正在理着東西）什麼事？天剛亮，外邊就這麼吵鬧，（跑到窗口向外望，忽然張皇地叫起）啊！

亞明：（想得神的時候，被她一聲叫醒）什麼事？什麼事？（跑到窗邊）

佩玉：（強作鎮定）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要看。

亞明：外面怎麼會有人聲？讓我看！

佩玉：街上有人打架，不要看，亞明！（攔阻他）

亞明：不，讓開，我要看！（把她一把拉開，站在窗口向外望。這時他看見吳伯漢

一批人正被軍警押着到刑場去）啊！你看這不是吳先生他們麼？他們被這許軍警押着，一定是到刑場去的！

（外面突然唱起「義勇軍進行曲」來，歌聲悲壯。）

佩玉：（跑過去拉他）亞明，不要站在這裏！時候不早了，你來幫我收拾東西吧！

亞明：不，不，我不能！（自言自語地）爲了我們的同志，爲了我們的國家，我不能

！這個人！……出賣民族的……漢奸！

佩玉：亞明，不要這樣，我怕！

亞明：他們都死了！我一個人……不，我賭過誓的，我要爲我們的國家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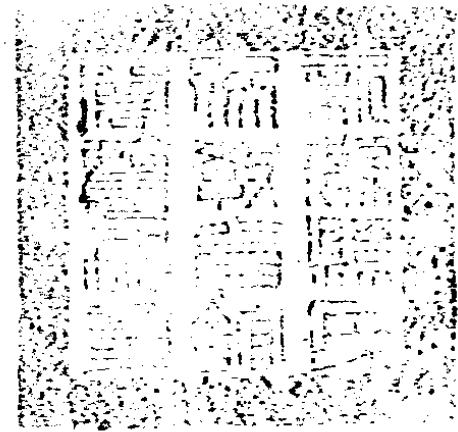
突然又拔出手槍來，佩玉驚叫着向亞明衝過來，砰然一聲，正打着佩玉的胸前。

佩玉倒地。亞明慘笑）呵！呵！我替大家報了仇了！我把漢奸殺死了！

佩玉：（躺在地下呻吟，氣喘着）亞明，你終于把我殺了！……你殺得對的，我決不怨你！現在我知道我自己錯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只怪你，你們所做的事情，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使我也可以同你們在一起？……（咳嗽）你們老是同我隔離得很遠，所以會有這一次的錯誤。爲了我一時的失算，犧牲了這麼許多人，破壞你們的計劃，我真是罪大惡極。我並不是不知道，可是因爲愛你的緣故，所以我始終不肯認錯。現在好了，你的目的達到了，你已經對得起大家，對得起你的國家。我呢，能死在你的手裏，我也於願已足了！亞明，我知道你還是愛我的！

亞明：（喪然似有所失）但是我更愛我的國家！

（窗外太陽昇起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從遠處傳來，喊出了這古城的抑鬱。）



（幕下）

抗戰戲劇叢書

- |   |            |      |      |
|---|------------|------|------|
| 一 | 米(一景四幕劇)   | 洪深著  | 售洋二角 |
| 二 | 前夜(四幕劇)    | 陽翰笙著 | 售三角半 |
| 三 | 李秀成之死(四幕劇) | 陽翰笙著 | 售三角半 |
| 四 | 塞上風雲(四幕劇)  | 陽翰笙著 | 售洋三角 |
| 五 | 古城的怒吼      | 馬彥祥編 | 售洋三角 |
| 六 | 漢奸         | 陳白塵著 | 待出   |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1938.5.20初版

1—4000冊

發行人 唐性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總店：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分店：重慶、宜昌、武昌

版權所有

實售大洋三角

# 82

713203

~~713203~~

080

713203

